

懷念 Robert K. Merton (1910-2003)



Robert K. Merton

傅大為

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

大約在二十多年前，1981年的秋天，我在紐約哥大第一次見到 Merton。那時我剛轉到哥大哲學系博士班，感到哲學系裡的一些教授，教課似乎並非很認真或熱誠，所以有點失望。不曉得怎麼知道社會所裡的大社會學家 Merton 也對科學社會學頗有研究，與他太太 Zukermann 一起開「科學社會學」的 seminar 多年，聽說裡面討論的很精彩。所以我就去修那門課。當時，台灣剛來的孫中興，似乎也在 seminar 裡面。

雖然是名學者，當時 Merton 紿我的印象是個十分認真、上課與聽演講都忙著記 notes 、對學生相當鼓勵的老師。seminar 通常由同學輪流上去報告與討論一些論文等，有一次輪我報告，好像是報告 Merton 的名著《17世紀英國的科學、技術與社會》(STS!!) 雖然已來美國幾年，報告時仍有點緊張，不過報告討論完下課後，他還特地對我說“That was precise, to the point.”令我覺得高興，雖然當時討論內容已經全忘，但這句話，至今猶然在耳。這就是 Merton，很會適時、適切地對許多學生說出鼓勵的話，而一般教授並不容易做到。

在哥大哲學系裡面，我從科學哲學的課學到不多，視野也只限於分析科哲的一點，但在 Merton & Zukermann 的 seminar 裡，我第一次接觸到 Ludwig Fleck, H. Collins (來 seminar 演講，好像被 Merton 質疑很久)，S. Tolmin, D. Price, J. Goodfield 等人也都來演講，也常接觸到愛丁堡學派，李約瑟的《大滴定》，Knorr-Cetina 等人，還有 SCI 系統等等。

在我後来回台灣接觸傅科等人的思想以前，我在哥大學校的老師輩裡，其實這個 seminar 是我一扇重要的窗戶，分析哲學以外的許多 science studies 的好東西，常由這裡來。顯然，Merton 不是個只死守功能學派的老學者而已。他偶然會抱怨他的早期成名作，《17世紀英國的STS》被後來者誤解了，該書不只是一本把韋伯新教精神倫理的研究策略，使用到英國17世紀的科學而已。這點，我倒蠻同意他的——雖然，他研究當時英國社會、工業、軍事對科學的影響，這個研究方法，並沒有多少被後來者沿用下去。

Merton 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一，是有美國科學史之父味道的 G.Sarton. 所以其實 Merton 對西方科學史的知識，廣博的令我常很驚訝，而讀過他寫 priority disputes, singleton/multiple discoveries 的朋友，裡面科學史的細節知識可說是如數家珍。連他社會學理論的書，如談 middle range theory, 也引科學史的例子來說明。我後來才知道他寫了一本“On the Shoulder of Giants”的半遊戲之作，把西洋史裡面前後有關這句話的脈絡與歷史演變、一一如觀念史般地追溯過來，這個功夫，在今天熟悉資料庫、網路搜尋的研究法而言，是不可思議的。倒有點像過去中國老學者對國學的熟悉。或許與 Sarton 對他的影響有關吧。

但時同時，他對孔恩所打開的新格局又十分重視，無論後來對 Fleck 書的精讀，或是自己以社會學的角度來構想「科學社群」的意義，例如他關於期刊系統、reward system 的研究，都與研究知識社群結構有關。這些研究，應該超過了他最為人知與被批評的科學（社群）的“normative structure”的說法。有趣的是，孔

恩的「結構」書中，自己也提到科學社群的「價值系統」，頗有點功能學派的意味，而被後來的愛丁堡學派所挑剔。

後來在哥大的第四年，我再去他與 Zukermann 的 seminar 上一年的課，並把我論文的第一章請他指教，令我驚訝的是，他很仔細看、眉批、甚至幫我改英文、好像驚喜於我從哲學觀點，可以與他從科學社會學觀點達到許多共識的樣子。連我在哲學系的指導老師，都未必能夠做到像他對一個外系的外國學生那樣的認真閱讀。後來我得寸進尺，把我論文第二、三章也請他看，並找機會到他論文堆積如山的辦公室裡去問他讀完沒有，他當然不會有機會看那些了，但他仍然很認真對我微笑說“*I'll get to it, I'll get to it...*”事後有時想來也覺得好笑，雖然他幾乎不可能再多讀我的論文了，但仍然禮貌的那樣說。我倒也心領這份意思。

1986年我回台灣教書，能夠對學生談到 Merton 科學社會學的機會並不多。雖然開過課，在各種場合也講過他想法的相關片段不少，但是並沒有多少機會更專注於他思想的發展與後續。因為台灣的研究者也需要專注在某些領域，又因為八零年代後期「台灣研究」本身大肆興起，我也投入其中，所以我只得專注在哲學與科史，而不得不與科學社會學漸行漸遠。

1990年代初，我回紐約，好像去探望了 Merton，參加了他談 Mathew Effect 「後續想法」的演講。之後回台灣，又收到他自己寫封面、簽名寄給我的幾篇他的新論文（他在哥大有秘書），令我感到十分感謝，雖然我已不見得有時間讀完那些論文，但是這種老師的熱心，令我自己感慨不已，而自己對學生，也常作不到。

不過，與我當初漸行漸遠的科學社會學，這幾年來，卻以另外一種面貌，如 science studies or STS，重新回到我注意力的中心來。世界真的很奇妙。前天我還在準備高師大科教所開設的 STS 課程，準備到 Merton 的讀物，卻由文基傳來的 email 知道，九十多高齡的 Merton 老師已經過世，今天抽空寫個短文，懷念我尊敬的老師，並供一些朋友參考。